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

史部

南史卷七十三

二



欽定四庫全書

舊要卷四千八百二

史部

南史卷七十二

唐李延壽撰

列傳第六十二

文學

丘靈鞠

子遲

從孫仲孚

檀超

熊襄

吳邁遠

卞彬

諸葛勗

袁嘏

高爽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司馬憲

孔逭

虞通之

虞龢

袁仲明

孫詵

王智深

崔慰祖

祖沖之

子暅之  
孫皓

來嶷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縕  
緩

鍾嶸

兄屹  
弟嶼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劉勰

何思澄

子朗  
王子雲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於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連接亂離

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  
悴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  
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  
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  
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  
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殿貴妃亡靈鞠獻挽歌  
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後為烏

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彥回為吳興太  
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  
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為  
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  
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敕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  
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  
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其彊切如  
此不持形儀唯取 笮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即位為通

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儉輦度妨我輦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坐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綬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

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大興訖元熙文集行於時  
子遲

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  
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  
梁武帝平建鄴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  
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阼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  
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  
責躬詩上優辭答之後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

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嵘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靈鞠嘗稱為千里駒也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

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  
羣盜為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畧羣盜畏服所  
行皆果故亦不發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  
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為屈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  
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屆曲  
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  
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  
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

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  
末政亂頗有贓賄為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  
不問梁武帝踐阼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  
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後為衛尉卿恩  
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郡  
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  
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  
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嶷之字弘宗宋南琅邪太守父道彪字萬壽位正員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為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更為刎頸之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

猶覺我為優也齊高帝賞愛之後為司徒右長史建元  
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  
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  
制著十志多為左僕射王儉所不同既與物多忤史功  
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  
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  
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為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  
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

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  
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  
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瓊瑣焉足道哉至  
於邁遠何為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  
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  
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顥以今長裁之積不  
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幘耳今已投

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  
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袁粲劉彥節王蘊等  
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彬意  
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  
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  
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  
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彥回當敗故  
言哭也列管謂蕭也高帝不悅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後

常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為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宮府  
則以青溪為鴻溝鴻溝以東為齊以西為宋仍詠詩云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擅廢數年不得仕  
進乃擬趙壹窮鳥為枯魚賦以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  
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蚕蟲蝸蟲蝦蟇等賦  
皆大有指斥其蚤蟲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  
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  
甚疎榮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憚墮懶事皮膚潔刷

不謹潔沐失時四體耗耗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  
蚤蟲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搜撮日不替手蟲  
有諺云朝生暮孫若吾之蟲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  
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熟之討捕孫孫子子三  
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又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  
羊性淫而很豬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  
指斥貴勢其羊淫很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  
傲謂潘敬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諸如此蝦蟆賦云紆青

施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閭  
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  
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今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  
瓢勺朾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  
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傅蠶室或謂曰卿都  
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  
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後為綏建太守卒官永  
明中琅邪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

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作東冶徒賦武帝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迄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為諸暨令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高與博學多材劉倩為晉陵縣與經途詣之了不相接與甚銜之俄而與代倩為縣倩遣迎贈甚厚與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倩餉晉陵令耳何闕與事又有人送書於與告蹠云比日守羊困苦與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為延陵縣與又詣

之抱了無故人之懷與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  
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與機  
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  
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  
腰帶十圍與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  
知大明五年救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  
書記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為王

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  
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齊高帝自  
啓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  
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  
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為尚書符  
荊州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  
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  
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為餘杭令明

帝為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  
會稽孔廣孔道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  
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  
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  
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道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於時  
才士稱之陳郡謝瀹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  
見見孔道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於衛軍武  
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龢司馬憲袁仲明孫詵

等皆有學行與廣埒名通之龢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  
言易至步兵校尉龢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  
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  
鳳憲字景思河內溫人待詔東觀為學士至殿中郎口  
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  
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為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為  
丹陽尹取鑠為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詫  
字休羣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卒于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  
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仕齊為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  
記室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  
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  
褒讚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  
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  
撰宋紀召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  
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

智深於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為竟陵王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不進有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十

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  
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  
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  
從假借日數十袁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為始安王  
遙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好基數召慰祖對戲慰祖  
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  
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  
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

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華辭而  
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眺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  
此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異  
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  
與慰祖曰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  
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漁素善遙光據東府  
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漁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  
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

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  
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  
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  
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  
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輓勿設靈坐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遒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  
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沖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  
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鮮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

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歷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  
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  
不能屈會帝崩而施行歷位為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  
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  
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  
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  
時有北人索馭驛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興沖之  
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

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  
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  
宮見沖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  
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  
帝欲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  
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  
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  
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桓之

桓之字景燦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桓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府卿桓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畧少傳家業善算歷大

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  
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  
來疑乃說皓曰逆豎濫天王室如燬正是義夫發憤之  
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為賊所容今逃  
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暴非喻董紹先雖景之  
心腹輕而無謀新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亦壯  
士之任耳今若糾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  
府君勦除兇逆近義徒自當投赴如此剋捷可立桓

文之熟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為梁室忠  
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為要勇士耿光等百  
餘人襲殺景充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  
刺史結東魏為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  
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  
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來嶷字德山幼有奇節  
兼資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  
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

子法敏逃免仕陳為海陵令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希鏡注郭子昇明中齊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為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

家希鏡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泰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祕閣及左戶曹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將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希鏡參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校尉儉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啟明帝希鏡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額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鏡罪後為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時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楊雄言箴奏之帝嘉焉賜東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

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通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卒於剡令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縚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縚弟緩字含度為湘東王中錄事

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  
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躡齊  
中軍參軍嶸與兄屹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  
為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  
初為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  
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敕  
文武勲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通進人君之務

粗為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  
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  
書奏上不憚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  
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  
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  
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  
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  
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即戎官

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  
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  
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  
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  
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儉  
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  
敕付尚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室  
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

石此室獨存元簡今嶧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  
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嶧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  
卒嶧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  
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  
未道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于  
范意淺于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阮字長  
立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嶧字季望永嘉郡丞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熟博學善屬文嘗

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  
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郎謝  
朏為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因大相  
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  
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  
到沆張率為賦帝以興嗣為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  
直文德壽光省時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  
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興嗣所製自是銅表

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  
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興嗣兩手先患風疽  
十二年又染癟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  
疾手疏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  
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為給事中直西省周捨  
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  
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

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  
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  
之謂為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  
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  
即日召之賦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  
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  
帝不許遂私撰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  
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

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  
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  
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二十卷廟記十  
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塘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  
集二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  
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  
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

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  
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  
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  
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  
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  
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  
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  
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

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為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教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

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  
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  
文為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  
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  
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雅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  
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畧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  
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  
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

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妻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自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後卒於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

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  
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  
嘗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樞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  
爽有子朗卒于國山今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  
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為閭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  
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惲博物  
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子雲嘗為  
自弔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弟侯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嘗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畧無所遺外祖丘它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為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若不留思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

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  
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畧世以此少之太清  
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  
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  
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剴之文集行于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七世孫也父見  
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  
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

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直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助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助為錄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助善助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曾襟夷坦有士君

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脩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游  
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為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  
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  
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  
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藩府而已卒元帝甚歎惜之  
為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  
卷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推並早

知名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於紀氏因而  
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  
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  
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  
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年十九始  
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噲雅相欽悅時噲有疾  
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為晉安  
國中尉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

爲郢州以爲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  
七年始引爲東宮學士邵陵王在郢啟求學士武帝以  
少瑜充行少瑜美容貌工橐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  
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  
室參軍卒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  
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逆才年十五遍觀文史  
及儀體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

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  
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啟補東宮學士  
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為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  
篇皆之偉為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  
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  
文伶人傳習以為故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之  
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  
纘深知之以為廊廟之器陳武帝為丞相素聞其名召

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  
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敕不許再遷大中大夫仍  
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鮮褐  
染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  
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  
宮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荊州承聖初除  
中書侍郎陳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

掌詔誥卒贈司農卿謚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修立為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紂染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因召入面試

令之敬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昇執孝經唱士孝章武  
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從橫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  
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  
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  
士尋為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  
永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  
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  
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

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  
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  
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  
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位中軍  
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灝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  
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  
空袁昂表薦之因得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

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  
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豈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  
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  
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  
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  
為沮衆囚之元於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  
劉棻之郡俄而魏剋江陵劉棻卒王琳召為記室參軍  
及琳立蕭莊署為中書侍郎王琳敗齊王以為揚州別

駕所居即壽春也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於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

讀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為侯官令甚得人和侯景  
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  
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  
戶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  
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友  
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士也遊宴賦  
詩動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  
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

為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疾卒

張正見字見蹟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即位為彭澤令

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  
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  
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  
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  
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  
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至陳  
天嘉元年為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

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趾夷獠往往聚為寇抄卓奉  
使招慰交趾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  
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伏其廉後為始興  
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  
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為德教殿學士尋兼通  
直散騎常侍副王詰聘隋文帝夙聞其名遣河東薛  
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還除南  
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

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  
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

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  
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  
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  
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  
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或未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  
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立靈鞠等或克

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南史卷七十二

南史卷七十二 考證

文學傳叙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杼性靈○憲監本訛  
獻今改正

丘靈鞠傳在沈淵坐見王儉詩○一本淵作深儉注云  
一作徐

子遲傳遲字希範○遲監本訛達今改正

卞彬傳我詩應須大材達之不爾飛去○達監本作達

今從閣本

崔慰祖傳悉火焚之○火監本訛人今從南本改正  
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南本脫事字今以  
監本為是

何思澄傳又作鼓吹曲○鼓吹監本誤取次今改从閣  
本

任孝恭傳初為奉朝請○奉監本訛舉今改正

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師監本訛諦今从

閣本改正

顏協傳晉侍中含七世孫也○含監本訛舍今改从南  
本

杜之偉傳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體故事○體一本作  
禮

岑之敬傳位中軍吳興王記室○吳興監本誤英與今  
改从閣本

史臣論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身監本誤少今从

南本改正

南史卷七十二 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七十三

史部

唐李延壽撰

列傳第六十三

孝義上

龔穎

劉瑜

董陽

賈恩

郭世通

子原平

嚴世期

吳達

潘綜

陳遺  
秦綿

張進之

俞金  
張楚

丘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徐耕

嚴成道蓋

孫法宗

范叔孫

吳國夫

卜天與

張弘之等  
天與弟天生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妻許  
錢延慶

徐元妻許

何子平

崔懷順

王虛之

顧昌衍  
江柔之

江軻

吳慶之

蕭叡明

鮮于文  
宗

文宗姉

蕭矯妻羊

羊緝之女佩任  
吳康之妻趙

蔣雋之妻黃

吳翼之母丁

會稽陳氏三女

永興概中里王氏女

諸暨屠氏女

吳興乘公濟妻姚

吳郡范法尚妻褚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聞人夏

丘冠先

孫淡

華寶

薛天生  
劉懷肩

解叔謙

宗元卿  
魯康祚

庾震

謝昌窩

朱文濟

匡沂

韓靈敏

劉楓

弟漁  
柳叔夜

封廷伯

陳玄子  
邵榮興

文獻叔

徐生之

范安祖

李聖伯

王續祖

根

譚弘寶

何弘

郝道福

吳達之

蔡曇智

何伯璵

王文殊

樂頤之

弟預

沈昇之

江泌

庾道愍

族孫沙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遺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毗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嘆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己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闇至匪

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止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蹠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

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願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斂遺宋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

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  
董氏之間蠲一門租布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  
禮未葬為隣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  
棺櫬得免恩及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  
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  
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

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贍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貨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幅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焉太守孟顥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  
養性甚巧每為人作止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  
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  
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  
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  
跨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為  
奉終之義情禮自卑心擴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  
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

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  
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  
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  
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  
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既取錢價又以夫力助  
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為祠堂每至節歲常於  
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瑤  
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

曰今歲遇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  
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  
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  
墳墓乃貿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  
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  
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  
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  
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隣里慙愧無復取者

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為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櫂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

人引船遇有鬪者為吏所錄鬪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願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

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才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為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門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闌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飴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

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饑饉係以疾瘦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葷席裏之理于村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塘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朞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

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隣人夫直莫畢衆悉以放之  
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  
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祆黨攻破村邑綜與父  
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  
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  
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  
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

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點以綜異行薦補左戶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

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  
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  
母豁然即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  
復還鄉人為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  
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為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  
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  
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

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  
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  
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沉  
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  
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  
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  
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  
魚以家財冒難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至都葬畢乃歸鄉

里元嘉中老病卒時又益州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  
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  
曰孝行張氏之間易其里為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  
旌命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  
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  
告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  
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

此齋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時台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

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壠塉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壠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莫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

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  
罪恭協並歟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  
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戶  
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  
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  
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  
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

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卹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蒞被害屍

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

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

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

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汎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

餘年臂脰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絰終身常

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虜鹿觸網必解放之償

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傳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卒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

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瘞躬卹病者  
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  
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  
人有竊其貓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  
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  
倍容貌嚴毅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使教皇子射元  
嘉二十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弑事變倉

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  
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  
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効於  
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  
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  
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  
給天與家長廩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  
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閣

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  
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  
之皆度唯天生墮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剗其端使利交  
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  
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為孝武所留心  
大明末為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被斬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  
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

之莫非珍新資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  
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  
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  
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  
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  
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為征虜叅軍昭先以親  
老不就補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宋大明二年父

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  
截居常惶駁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  
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  
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  
是號叫殯所須臾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  
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  
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

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  
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  
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  
以小郎屬君竟未娶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  
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  
疋先是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  
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  
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

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餘卒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  
吳慶恩殺同郡錢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  
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  
顥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灋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  
驃騎諮議叅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  
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  
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

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為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二十年元凶弑逆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

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己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壙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

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為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為榮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止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

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斂給其斗米永明中卒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

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  
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  
咸以為孝感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蠲其三世時又有  
顧昌行江柔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行吳人居喪幾  
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行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  
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為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  
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  
有行宗人江槩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為揚州召為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為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

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竅明跪  
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  
字母服之即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  
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  
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  
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  
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  
自戮之既而曰洿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哀

卒詔贈中書郎時又有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  
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婦文  
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  
喪明

蕭旛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  
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  
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  
如言而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

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  
又有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篤  
趙詣鄉里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  
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焉又義興蔣  
雋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  
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  
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里中飢餓者隣里求借未嘗  
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

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為買棺器自往  
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鹽  
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為辦冢椁  
有三調不登者代為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  
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有三  
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  
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  
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莞獨

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菴舍居  
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  
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  
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又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  
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  
晝操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  
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  
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

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為山劫所殺又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為取婦自與二男寄比隣家明帝詔為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又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姪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

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  
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  
將殯舉戶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  
年飢僧遠省食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  
身自販貼與隣里供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  
姊未婚嫁乃自賣為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  
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

詔並表門問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為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永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悛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

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  
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  
人夏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為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  
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  
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  
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刀臨之冠先曰能  
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

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闈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篡冢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

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  
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成長安年八歲臨  
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臨寶年至七十不  
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  
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  
魚肉又同郡劉懷脩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  
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  
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  
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  
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  
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  
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齊  
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  
匡昕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

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  
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  
之號曰宗會子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  
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  
為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  
蕡命為儒林不就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  
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  
皆以為孝感所致康祚扶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

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小寬因  
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昌寓陳  
郡人也為劉峻廣州叢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  
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寢亡而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  
七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  
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胡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  
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楓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楓母早亡  
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楓年數歲路氏不以為  
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楓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為  
婢輩所苦路氏生濂兄楓怜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  
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楓晝夜不離左右每  
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  
富盛一旦為楓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濂有識事楓過  
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詢兄而後行楓妹適江祐弟禧與

祐兄弟異常自尚書比部郎後為遙光諮議專知腹心  
任時遙光任當顧託朝野向風如雲風忌之求出為丹  
陽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及遙光舉事旦方名風風以  
為宜悉呼佐史風之徙丹陽丞也遙光以蕭懿第四弟  
晉安王之文學暢為誌議領錄事及召入遙光謂曰劉  
煊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遙光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  
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  
脉遙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令出湏臾風入暢

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渢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渢俱勸夜攻臺既不見納。渢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滅族矣及遙光敗渢靜坐圍舍濂為度支郎亦奔亡遇渢仍不復肯去。渢曰吾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既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屑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黃門郎叔夜

年十六為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遙光諮議叅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也遂自殺

封延伯字仲連渤海人也世為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為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為兗州請為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為豫州上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為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為政清靜有高士風儀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

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  
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  
武陵邵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  
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  
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  
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  
詔表門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

樽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  
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  
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  
閭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  
里號為何展禽並為高士沈顥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  
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僞夫正薄夫厚  
云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為婚推家  
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修謁伯

璵卒幼璵末好佛法翦落長癡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縕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藩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櫱林詔榜門改所居為孝行里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

謹仕為京府叅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懲涕泣因請  
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  
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  
言齒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相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  
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為  
設食唯枯魚菜菹果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  
膳魚羹數種果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

郢州中從事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英  
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軍隆  
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  
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  
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為効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  
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  
宜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為反  
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

之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  
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為永世令人懷  
其德卒官時有一媼年可六七十擔解鞍葉造市貨之  
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  
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南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畫  
日研牒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  
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弊蟲多綿裏置壁上恐蟲飢死

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蟲母亡後以生闕供養  
遇鮑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  
墓為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繼之以血歷仕  
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  
扶杖投泌泌自隱鄖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  
埋之後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一老公步行  
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梁武帝以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  
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

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兗州中從事泌黃門郎愈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泌以別之

庚道愍潁川鴈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

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  
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  
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  
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己板為他物令道  
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  
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  
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仕齊位射聲校  
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昇明中生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袴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

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  
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  
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輕車邵陵  
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  
遇風船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為孝感  
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  
為尚書左戶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為

郡丞兼掌書翰天嘉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  
之日請令史為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  
安令坐杖殺人免還為給事黃門侍郎歷鹽官令祕書  
監知國史事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  
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  
卷

南史卷七十三

南史卷七十三 考證

孫法宗傳一境賴之○監本缺賴字今增入

余齊人傳余齊人晉陵人也○晉陵下閣本尚有晉陵

二字

何子平傳元嘉二十年元凶弑逆○二係三之訛

蕭矯妻羊傳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

○攘一本作穰

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為買棺器自往斂葬

○丁一本作山當以此為正

隣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蜮監本作蟻今改从

閣本

鄉里多欲娶之○娶監本訛要今改正

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往監本誤猛今改从閣本

南史卷七十三考證

謹案卷七十二第七頁前三行而好詆訶人文章

刊本詆訶抵今改

第三十頁後一行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按文義不  
為醇儒不字疑有誤然各本俱作不字今仍舊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蕭九成  
謄錄貢生  
臣郭棣泰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南史卷七十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卷四千八百四

史部

南史卷七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傳第六十四

孝義下

滕曇恭

徐晉齊  
張悌等

陶季直

沈崇傃

荀匠

吉翂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修

張景仁

宛陵女子  
劉景昕

衛敬瑜妻王

陶子鏘

成景儁

弟不佞

李慶緒

謝蘭

子貞

殷不害

弟不佞

司馬嵩

張昭

弟乾  
王知玄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

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  
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  
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  
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  
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梁天監  
元年陸璣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  
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家  
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

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  
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  
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己縣抵悌死罪悌兄  
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  
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  
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  
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  
得為例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  
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  
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  
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歲喪  
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  
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  
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為望蔡令以病免時劉彥節袁  
粲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彥節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

以來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  
為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為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  
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  
回有至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  
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為彥回立碑  
始終營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  
為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  
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之出為輔國長史北海太守

邊職上佐素士罕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為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為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為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

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  
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傃從惲到  
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  
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曰殯葬  
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  
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  
鳥翔集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  
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

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敢鹽  
酢坐臥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即  
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  
門閭崇儂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  
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  
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舉  
義為元凶追兵所殺贈貟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為

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背皆爛形骸枯頹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毀

賴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梁天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墮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撷登聞

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咸陳徽纏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因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内斷胷臆上千萬乘令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

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  
佳童令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盼  
曰凡鯢鮋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齷粉但父挂  
深効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盼初見囚獄掾依  
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盼  
弗聽曰盼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  
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  
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夫

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盼有覲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  
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  
出監萬年縣攝官暮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湘州刺史  
柳忱復召為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  
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盼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教付  
太常旌舉初盼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廢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  
有若成人家入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

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  
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  
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  
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  
行狀詔旌表門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  
已震動怒曰無慮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  
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令欲報

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枯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熾弟襄陽人也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頸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賄助無所

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梁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修吳郡錢塘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修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為揚州引為宣惠參軍兼限內記室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讐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諸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

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  
長羈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  
與母同床眠母為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掣猛獸行數十  
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  
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又霸  
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  
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  
為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

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  
木頽城何足竒所住戶有鷁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  
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腳為誌後歲此鷁果復更來猶  
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  
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  
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間又表於臺後有河東劉景  
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癱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為  
景昕誠感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為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  
宋末為倅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頰行路  
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  
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  
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  
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尊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  
初至此年冬營尊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  
遂長斷尊味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為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讐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鴻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儁家讐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比馬仙琕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

謚曰忠烈云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郪人也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讐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為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為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一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撻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

北中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時父未食乳媼欲令先飯蘭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為兼

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闔母既慮不得  
還感氣而卒及闔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及  
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  
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

貞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  
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  
往如此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

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  
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  
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以憂  
毀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嵩乃共請華嚴寺  
長爪禪師為貞說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  
進餧粥及魏剋江陵入長安嵩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  
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嵩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  
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

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  
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  
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  
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為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  
阮卓為記室辟貞為主簿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  
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  
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  
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

都官尚書請貞為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  
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  
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累啓固辭敕不許貞哀  
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  
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豐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  
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  
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為託是夜卒  
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答即敕長給衣糧

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氣絕之後若依僧家尸施  
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  
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閱人事但  
可三月施小床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  
益之事勿為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  
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  
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

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為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

朝陞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  
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為景所幽遣人  
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元帝立以不  
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  
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  
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  
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為流涕即江陵權殯  
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

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  
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  
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  
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  
吏術梁承聖初為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  
循撫招集襁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  
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

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妻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宣帝為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請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

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即位以為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司馬嵩字文昇河內溫人也嵩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即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嵩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

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母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顛頽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後累遷正貞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嵩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

禪嵩以宮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  
詔答之即敕荊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  
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  
子延義字希忠少沉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  
于禮及嵩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  
手足皴瘃至都遂致寧廢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熯常患消渴嗜  
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

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  
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隣里聞之皆為  
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  
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  
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  
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  
終於家子嗣俱絕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  
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

青苦里為孝家里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  
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  
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  
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  
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南史卷七十四考證

吉翂傳冀延父命○監本缺冀字令增入

甄恬傳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一本無白鳩二字

褚修傳修少傳父業○梁書此下有兼通孝經論語善

尺牘頗解文章數語

謝蘭傳旦便投列馳歸○列一本作効

殷不害傳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監本缺事字

今从閣本增正

南史卷七十四考證